

佚 名

《穆天子传》六卷 或称《周王游行》 是晋代从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作者不详。前五卷讲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故事：讲述周穆王为巡守，得盗骊 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又记载周穆王所见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后一卷记载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及丧仪，可能是墓中出土的杂书所载，混入《穆天子传》。前人对《穆天子传》的小说意味甚为推崇 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之“颇为小说滥觞”；《四库总目提要》则认为其“近实”说：“《穆天子传》所记，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悬圃者，不过飞鸟百兽之所饮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者 亦仅国名 无所谓鱼龙变见之说。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但是，当时的昆仑山一带对中原人们来说自有一股神秘之气，被视为是神仙所居之地，而西王母的名称，也足以引起人们的神思遐想，于是，《穆天子传》不被认为是古史系统的书，而被认为是小说。全书行文质朴，也有一些比较细致的描绘。

周穆王见西王母

吉日甲子，^[1]天子宾于西王母，^[2]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3]好献锦组百纯，^[4]□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5]西王母为天子谣曰：^[6]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 和治诸夏。万民平均 吾顾见汝。比

及三年 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7]爰居其野。^[8]虎豹为群 於鹄与处^[9]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 中心翔翔^[10]世民之子 唯天之望。”，

天子遂驱升于弇山，^[11]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 而树之槐 眉曰西王母之山。

【注释】

[1]甲子：古代以天干、地支来记载日期。 [2]天子 指周穆王姬满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在世。西王母 神话传说中的天神 在《山海经》里还难分男女 在《穆天子传》中已被确定为女神。 [3]白圭玄璧 古代帝王、诸侯朝聘或祭祀所执的礼器。圭，上圆下方形状的玉。璧，平而圆又中心有孔的玉。 [4]锦 彩色丝织品。组 阔的丝带。纯 匹、段。 [5]瑶池 传说中昆仑山上的池名，是西王母与众神仙所住之处。 [6]谣：不用乐器伴奏的吟唱。 [7]徂(cú)往。 [8]爰：于是。 [9]於鹄：乌鹄。 [10]中心翔翔：指心中动荡。 [11]弇山 弇兹山 或作崦嵫山，古代传说中的太阳落入之处。

【品鉴】

本文录取《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见西王母》一段。

古时传说昆仑山上有上天的通道，或天神下来，或凡人上天，后为了避免人神杂扰，这条通道才被堵死了。昆仑山对于古代人们来说 始终被认为是神仙所居之地 充满着神秘色彩 于是才出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本文中的西王母很富人情味，她与周穆王相对吟唱 希望周穆王还能再来 又慨叹昆仑山“虎豹为群，於(乌)鹄与处”颇有恋恋不舍的男女之情 增加了故事的意趣。

刘 向

刘向（约前 77—前 6），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 终中垒校尉 曾校阅群书 撰成《别录》 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治《春秋谷梁传》。所作《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绝大部分已亡佚。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作有《说苑》、《新序》、《列仙传》、《列女传》等小说多种。其《说苑》，原二十卷，后仅存五卷，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内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二十门，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杂以议论，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其《新序》，今本十卷，系宋曾巩所校定 较原本之十卷已有残缺。内《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蓄谋》二卷。采集舜禹至汉代史实 分类编纂 所记之事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颇有出入。其《列女传》七卷，又称《古列女传》 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孽》七类 列记古代妇女事一百零四则 每则都有赞语。其《列仙传》二卷，记传说中的仙人七十一人，各附赞语，篇末又有总赞；但有人断此书为伪托，认为是东汉人所作。

炳 烛 之 明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1]“吾年七十 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2]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 君闻之 少而好学 如日出之阳 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 老而

好学 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 孰与昧行乎？”^[3]平公曰：“善哉！”

【注释】

[1]晋平公 春秋时晋国国君 公元前 557—公元前 531 年在位。师旷：晋国盲乐师 古代的著名音乐家。 [2]炳 通“柄”，手持。 [3]昧行 在黑暗中行走。

【品鉴】

本篇录自《说苑》。师旷所提倡的，不能只理解为一种好学精神，而且应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稍后于师旷的孔子说：“朝闻道 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也是提倡这样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这可以视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小说中的师旷，语言幽默，说理透彻；一开始平公以“戏其君”表示不理解，后经师旷一解释，则深为师旷恰切的比喻与深刻的道理所折服，称为“善哉”。小说也由此造成一种曲折、悬念的效果。

孙叔敖儿时

孙叔敖为婴儿之时，^[1]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2]恐去母而死也。”^[3]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4]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5]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6]

【注释】

[1]孙叔敖 春秋时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东南）人，芈氏，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曾为楚庄王相。婴儿 幼儿。 [2]向 以前。 [3]去 离。 [4]阴德 暗中所做有德于人的事。 [5]令尹 春秋战国时楚国官名，相当于国相。 [6]未

治还未治事 即还未上任。

【品鉴】

本篇录自《新序》。孙叔敖是楚国历史上有名的贤相，邲之战他辅助楚庄王指挥楚军，大胜晋兵，使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还曾在期思、雩娄兴修水利工程，又相传开凿芍陂，蓄水灌田。本则故事写孙叔敖幼时那种“忧人忧民、为他人着想”的精神，这种仁爱精神的发展，使他未上任就赢得了百姓的心悦诚服，以后他果然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析 奚 举 贤

晋大夫析奚老，^[1]晋君问曰：^[2]孰可使嗣？^[3]析奚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仇耶？”^[4]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晋遂举解狐。后又问：“孰可以为国尉？”^[5]析奚对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

君子谓：^[6]析奚能举善矣。^[7]称其仇不为谄，^[8]立其子不为比。^[9]《书》曰：^[10]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析奚之谓也。外举不避仇讎，内举不回亲戚，^[11]可谓至公矣。唯善故能举其类。^[12]《诗》曰：^[13]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析奚有焉。

【注释】

[1]大夫：春秋时的官名。 [2]晋君：晋悼公。前572年至前557年在位。 [3]嗣：继承。 [4]子：对男子第二人称的敬称。 [5]国尉：武官名，或作“中军尉”。析奚原做中军尉。春秋时晋国有上、中、下三军，中军的统帅为中军尉，在将军之下。 [6]君子：或作“孔子”。 [7]举善：推举贤能。 [8]谄：巴结奉承。 [9]比：勾结。 [10]书：《尚书》。以下所引二句出自《尚书·洪范》，“不”作“无”。 [11]回：回避。 [12]类：相似。 [13]《诗》：《诗经》。以下二句出自《诗经·小雅·蓂蓂者华》。

【品鉴】。

本篇录自《新序》称扬了祈奚荐人只以贤能与否为标准 既不避仇人，也不避亲子。只因他有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所以他不怕别人的流言蜚语。从本篇我们亦可见汉人著述引诗的风气，所引的诗句已失去在原诗中的意味，只是原意的扩张或比拟。

扁鹊见齐桓侯

扁鹊见齐桓侯，^[1]立有间，^[2]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3]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肌肤，^[4]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肠胃，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望桓侯而还走。桓侯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5]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6]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7]在骨髓，司命之所无可奈何。^[8]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扁鹊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此事皆治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矣。^[9]

【注释】

[1]扁鹊 秦氏 名越人 字少齐 古之名医。齐桓侯 或作“蔡桓侯”、“蔡桓公”、“魏桓侯”、“晋桓侯”、“齐桓公”。 [2]间 一会儿。 [3]腠理 皮肤的纹理。 [4]肌肤 或作“血脉”。 [5]汤熨 用药热敷。 [6]针石 针灸。 [7]火齐 火齐汤 治肠胃病的内服药。 [8]司命 主管生命的神。 [9]蚤 早。

【品鉴】

本篇录自《新序》。故事告诉人们，问题应尽早处理，等发展到

严重的地步便不可解决了。故事还告诫那些讳病忌医者，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将会自食恶果。故事写人物全用白描，但又注意突出不同人物神情态度的不同，扁鹊作为一个医生的直率风度与齐桓侯作为一个国君兼病人的傲慢与自信，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1]周幽王之后也。^[2]初，夏之衰也，^[3]褒人之神化为二龙，^[4]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5]莫吉。请其鬻藏之，^[6]而吉，乃布币焉。^[7]龙忽不见，而藏鬻积中，乃置之郊。^[8]至周，莫之敢发也。^[9]及周厉王之末，^[10]发而观之，鬻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裸而噪之，化为玄黿，^[11]入后宫，宫之童妾未毁而遭之，既笄而孕。^[12]当宣王之时，^[13]无夫而乳，^[14]惧而弃之。先是有童谣曰：“豨弧箕服，^[15]寔亡周国。”^[16]宣王闻之。后有人夫妻卖豨弧箕服之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夫妻夜逃，闻童妾遭弃而夜号，哀而取之，遂窜于褒。长而美好。褒人姁有狱，^[17]献之以赎，幽王受而嬖之，^[18]遂释褒姁，故号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废后申侯之女，^[19]而立褒姒为后，废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为太子。^[20]

幽王惑于褒姒，出入与之同乘，不恤国事，驱驰弋猎不时，以适褒姒之意。饮酒流湎，^[21]倡优在前，^[22]以夜续昼。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万端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23]有寇至则举，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数为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不至。忠谏者诛，唯褒姒言是从。上下相谗，百姓乖离。申侯乃与缙、西夷、犬戎共攻幽王。^[24]幽王举烽燧征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25]

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26]是为平王。^[27]自是之

后，周无诸侯无异。《诗》^[28]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之谓也。

【注释】

[1]童妾 婢女 小妾。 [2]周幽王 姓姬名宫涅宣王子，前 781 年至前 771 年在位。 [3]夏 夏朝 约前 2140 年至前 1711 年。 [4]褒 古国名 与夏同姓 姓姒氏 故址在今陵西勉县东南。 [5]卜 算卦。 [6]藿(hu) 传说龙所吐的唾液。 [7]布币 陈列币布 崇敬之意。 [8]郊 此指城外祭祀天地之处。 [9]爰 打开。 [10]周厉王 姓姬名胡 残暴统治国人 前 841 年国人发难 他逃之而死奔到彘[今山西霍县] 十四年后死于彘。 [11]鼃：鳖。 [12]笄(jī) 女子可以插笄的年龄，即成年。 [13]宣王：姓姬名靖（一作“静”，）前 828 年至前 782 年在位。 [14]乳 生子。 [15]戣(yǎn) 弧 山桑所制的弓。箕服 箕木做的箭袋。 [16]寔 买。 [17]狱：犯罪入狱。 [18]璧：宠爱。 [19]后申侯之女：原皇后为申侯之女。申，古国名，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北。 [20]宜咎：一作“宜臼”后为周平王。 [21]湎 沉迷于酒。 [22]倡优 歌舞演戏之人。 [23]烽燧大鼓 烽是烽火 燧是狼烟，遇敌入侵 白天举燧 夜晚举烽 擂响大鼓。 [24]缙 或作“鄩”古国名 故地在今山东峰县东。西夷、犬戎：均为西北游牧民族。 [25]赂 财物。 [26]即 靠近。 [27]平王 周平王东迁洛邑 依靠晋郑两国夹辅立国 史称东周。 [28]《诗》：《诗经》 以下二句出自《诗经·小雅·正月》。

【品鉴】

本篇录自《列女传》。周幽王用国家告警的烽燧来博宠爱的褒姒一笑 以致亡国亡身 教训深刻。但这个典型细节 在最初记载褒姒之事的《国语·郑语》、《史记·周本纪》中是不存在的 只是称周幽王任用奸臣 宠幸褒姒 欲去太子 于是申侯联合西夷犬戎攻幽，幽王举烽火征兵 兵莫至 而已。可见典型细节的提炼确系出于文学虚构 但这文学虚构却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从中又可见文学的魅力。

江 妃 二 女

江妃二女者，^[1]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2]逢郑交

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3]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4]不得，恐罹悔焉。”^[5]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6]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7]我盛之以筥。”^[8]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9]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10]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11]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赞曰：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凭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

【注释】

[1]江妃二女 或称二女即舜妃娥皇、女英，帝尧之女。 [2]江汉 长江与汉水。湄 水滨。 [3]佩 结在衣带上的饰物。 [4]习于辞：很会说话。 [5]罹 遭遇。 [6]劳 辛苦。 [7]橘、柚 皆为芸香科果木。 [8]筥：一种盛物竹器。 [9]茹 食。 [10]筥 圆形竹器。 [11]《诗》：《诗经》以下二句出自《诗经·周南·汉广》。

【品鉴】

本篇录自《列仙传》，写人神恋爱的故事，是后世盛行的此类题材的发轫之作，情节优美，抒情委婉。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迷离恍惚的境界，述说凡人与神仙之恋，可遇而不可求，虽言语对答，情意切切，但最终不能相通衷情，读之令人惆怅不已。而这种写法，又为曹植《洛神赋》所本。

萧 史

萧史者，^[1]秦穆公时人也。^[2]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

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吹箫作风鸣，居数年，吹似风声 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风台 夫妇止其上 不下数年，一旦，^[3]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风女祠于雍宫中，^[4]时有箫声而已。

赞曰：萧史妙吹，凤雀舞庭。嬴氏好合，乃习风声。遂攀凤翼，参翥高冥。^[5]女祠寄想，遗音载清。

【注释】

[1]萧史 或作“箫史”。 [2]秦穆公 名任好 嬴氏 前 659 年至前 621 年在位。 [3]旦 早晨。 [4]雍宫 雍都的宫殿。雍 今陕西凤翔 秦穆公时都于此。 [5]翥 飞翔。

【品鉴】

本篇录自《列仙传》。多么美好的故事 吹箫人萧史教弄玉吹箫，作风鸣之声，他俩由音乐而恋爱成婚，又由音乐而招致凤凰，载其仙去。故事真幻相参 在美妙的乐曲中进行 此种境界令人遐想无限。

陈 寔

陈寔(104—187)字仲弓 颍川许昌人。出身卑微 初为县吏 有志好学 后任太丘长 死后谥文范先生。《异闻记》未见史志著录 书亦不存 仅见《抱朴子·对俗篇》 唐李亢《独异志》卷下与段公路《北户录》卷一各引一则。此书采录当时流行的各种异闻 以“异闻记”为名 表示专门记载“异闻”一类的志怪小说集诞生了。

张 广 定 女

郡人张广定者 遭乱常避地。有一女年四岁 不能步涉 又不可担负。计弃之固当饿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家，^[1]上巔先有穿穴 乃以器盛 缒之，^[2]下此女于冢中，以数月许干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3]其间三年，广定乃得还乡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殓埋之。^[4]广定往视 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 甚喜。而父母犹初恐其鬼也 入就之，^[5]乃知其不死。问之从何得食 女言粮初尽时甚饥 见冢角有一物 伸颈吞气 试效之 转不复饥。日月为之 以至于今。父母去时所留衣被 自在冢中 不行往来 衣服不败 故不寒冻。广定乃索女所言物 乃是一大龟耳。女出食谷 初小腹痛 呕逆 久许乃习。^[6]

【注释】

- [1]家 坟墓。 [2]缒(zhuì)：用绳拴着从高处往下送。 [3]候 等到。
[4]殓 停放灵柩。 [5]就：靠近。 [6]习 惯。

【品鉴】

汉末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一点影

像。汉末兴盛起道教，道教的基本教义是追求长生不死。道教认为长生不死的方法之一即辟谷、行异引之术，不食五谷。小说中的张广定女即向龟学得了此法。古人以龟为四灵之一，认为它有时不食不饮而又长寿，故如此写来。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曾咏及此事：“乱离弃弱女，破冢割恩怜。宁知效龟息，三岁号穷山。长生是可学，当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抢一无穷年。”

应 劭

应劭，汉献帝时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字仲远。献帝时 任泰山太守。著有《汉宫仪》十卷 其《汉书集解音义》 唐颜师古注《汉书》多所征引。其《风俗通义》 原书三十二卷，一百三十篇，今存十卷。清严可均辑有佚文六卷。内容以考释议论名物、时俗为主，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迷信思想多有批判。其中《怪神篇》 可视 为杂闻杂记体志怪小说专集 共有子目十五条 文前有小序。其中曰：“由是观之 则 淫燥而畏者，灾自取之，厥咎响应。反诚据义 丙省不疚者 物莫能动 祸转为福矣。传曰：‘神者 申也。怪者 疑也。’孔子称土之怪为坟羊。《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故采其异著者曰《怪神》也。”从理论上 他认为神怪的出现是有缘由的，有些则是人们自己想像出来的，故有些故事则意在指出鬼神无中生有。但应 劭又认为“世间多有精物妖怪百端”所以《怪神篇》又记载了一些“精物妖怪”。

世间多有狗作变怪

世间多有狗作变怪 朴杀之，^[1]以血涂门户 然众得咎殃。^[2]

谨按桂阳太守汝南李叔坚，^[3]少时为从事，^[4]在家 狗如人立行，家言当杀之。叔坚云：“犬马谕君子，^[5]狗见人行，效之何伤。”^[6]叔坚见县令还 解冠榻上 狗戴持走 家大惊愕。复云：“误触冠 冠缨挂著之耳。”狗于灶前蓄火 家益怔忡。^[7]复云：“儿婢皆在田中 狗助蓄火 幸可不烦邻里 此有何恶。”里中相骂不言无狗怪 遂不肯杀。后数日 狗自暴死 卒无纤介之异。叔坚辟太尉掾、

固陵长、原武令，^[8]终享大位。子条，蜀郡都尉^[9]威龙，司徒掾。^[10]

凡变怪，皆妇女下贱。^[11]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说，类复裨增，文人亦不证察，与俱悼惧，^[12]邪气承虚，故速咎证。易曰：“其亡，斯自取灾。”^[13]若叔坚者，心固于金石，妖至而不惧，自求多福。壮矣乎！

昔晋文公出猎，^[14]见大蛇，高如隄，其长竟路。文公曰：“天子见妖则修德，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即斋馆，^[15]忘食与寝，请庙曰：“孤牺牲牷蠡，^[16]弊帛不厚，罪一也。游逸无度，不恤国政，罪二也。赋役重数，^[17]刑罚燥剋，^[18]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梦天杀蛇，曰：“何故当圣君道为！”及明视之，则已臭烂。

武帝时迷于鬼神，^[19]尤信越巫，^[20]董仲舒数以为言。^[21]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22]仲舒朝服南面，^[23]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

【注释】

- [1]朴杀：击杀。朴，通“扑”。 [2]众疑：当为“免”字。 [3]桂阳：治所在今湖南郴州市。汝南：治所在今河南上蔡西南。李叔坚：一为韦叔坚。 [4]从事：州郡长官自辟的僚属。 [5]谕：理解，知道。 [6]效：效仿。 [7]怔忡：惶惧的样子。 [8]辟：征召。太尉：三公之一。掾：属官。固陵：东汉无此县，或是“菟陵”之讹。长：汉制，汉万户以上置令，不满万户置长。原武：今属河南。 [9]蜀郡：治所在四川成都。都尉：主持军事的官员。 [10]司徒：丞相。 [11]下贱：下贱者，地位低下卑微者。 [12]悼惧：惧怕。 [13]“其亡”二句：《易·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又《旅卦》初六爻辞：“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此引《易》二处之言合并之。 [14]晋文公：公元前697—公元前628）：春秋时晋国君，献公子，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 [15]斋馆：住所。 [16]孤：晋文公自称。牺牲：祭祀用的牲畜。牷蠡：六畜之疾。 [17]重数：繁重冗多。 [18]燥剋：惨酷严烈。 [19]武帝：汉武帝。

刘彻(公元前 156—公元前 87) 史载其“尤敬鬼神之祀”。 [20]巫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之人。 [21]董仲舒(公元前 179—公元前 104) 今文经学大师 专治《春秋公羊传》,“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倡导者。 [22]诅: 诅咒。 [23]朝服: 上朝之时所穿服装。

【品鉴】

此处记载了狗怪、蛇怪与巫作怪。狗怪则学人之行,人不理它 则有大福 蛇怪则显示谴告 君子反求诸身 则怪自灭。巫作怪,只要坚守儒学品操,则巫自取其亡。小说并不否认鬼神之实有 这是当时通行的观念 当时的鬼怪小说本是当作新闻记载下来的。但小说又认为对鬼怪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其身正 所以小说中说“凡变怪 皆妇女下贱”认为他们没有知识,“愚而善畏”故被鬼怪所慑。当然 如此贬低妇女与卑贱者是不对的 但指出鬼神盛行实与“愚而善畏”有关 是很正确的。

佚 名

《燕丹子》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作一卷作者不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题为燕太子撰。清人孙星衍辑校本序云：“《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阅十数年检授家郎中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及官安德乃采唐宋传注所引此书之文因故章孝廉旧稿与洪明经颐煊校订伪舛以篇为卷复唐宋志三卷之旧。”并称此书中多古字古义，且长于叙事，娴于辞令，确为先秦古书，故疑系燕太子丹死后，其门下宾客记录遗事而成。但一般认为是汉人所作。《燕丹子》所记荆轲刺秦王事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是掺杂进若干怪诞不经的情节。

燕 丹 子 卷 上

燕太子丹质于秦，^[1]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2]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深怨于秦，求欲复之，奉养勇士，无所不至。丹与其傅鞠武书曰：^[3]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4]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

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必令诸侯指以为笑。易水之北，^[5]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6]谨遣书，愿熟思之。鞠武报书曰：“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7]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邀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8]动无蹉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臣愿合从于楚，^[9]并势于赵，连衡于韩、魏，^[10]然后图秦，^[11]秦可破也。且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楚乃来应，韩、魏必从，其势可见。今臣计从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虑之！”太子得书不悦，召鞠武而问之。武曰：“臣以为太子行臣言，则易水之北永无秦忧，四邻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漫漫，^[12]心不能须也。”^[13]鞠武曰：“臣为太子计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赵，并韩、魏，虽引岁月，其事必成，臣以为良。”太子睡卧不听。鞠武曰：“臣不能为太子计。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谋，愿令见太子。”太子曰：“敬诺。”

燕丹子 卷中

田光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14]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来降敝邑。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而先生乃不羞之，丹得侍左右，睹见玉颜，斯乃上世神灵保佑燕国，令先生设降辱焉。”田光曰：“结发立身，^[15]以至于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将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16]涕